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一目錄 內編

知止

前言

往行

投閒

陸平泉　于愼行二則　張居正

王文肅九則　馮琦二則

往行

吳琳　尤安禮　魏驥

楊仲舉　金潤　章綸

徐有貞　王文端　薛文清

吳凱　魯文恪　蔣冕

毛文簡　林粹夫　王浚川

林見素　劉鈗　劉文靖

金世龍　湯埜　楊升庵

薛君采　何瑭　唐漁石

梁文康　劉南坦　鄭世威

王漸逵　王穀祥　潘恩

董份　李開芳　吳令期

徐　階　　萬士和　　沈　塾

王　問　　陳　栢　　江　潮

陸文定　　劉　峻　　曾　娗

王之垣　　陸　粲　　殷文莊

黄　卷　　劉東昇　　陸光祖

朱鴻謨　　袁汝化　　張伯任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一

內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知止

前言

商公輅曰水邊歸去一閒人此唐人趙嘏詩也說者謂是詩亦徒於言耳蓋嘏非決於歸而果於閒者觀其所謂早晚粗酬心事了可見矣夫欲心事之了則何時可歸亦何時可閒閒有二有心閒有身閒辭軒冕之榮據林泉之安此身閒也脫略勢利超然物表此心閒也唐僧靈徹有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由是言之當時身閒者且少況心閒乎

薛文清曰瀕河居者爲予言近年有大蛇穴禹門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樹巔垂首於河伺食魚鱉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卽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爲起伏

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之漩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耶抑蛇爲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余聞之喟曰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束於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于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爲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爲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爲害物必報之戒蛇惡物所不足道者但其事有近乎理故書以告來者

何孟春曰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也如卿等欲不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懼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見一人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類此者多矣

又曰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把滑卽漢諺前車覆後車戒之之義也季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洲慍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迎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其言有

味賈誼所謂覆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言爲甋寵則善矣予故書而藏之

又曰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止足者而不能脫高危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已極矣而方思避勢已窮矣而始求退己心則爾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極而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慮也景文自表解揚州時帝與書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塡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此言不爲無理景文亦獨奈之何哉帝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棋神色不變局竟以勅示客府兵皆憤景文止之乃作墨啓答敕致謝飮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而明帝負之君子所爲悲之者也世之人方且於位任未至則求進而不已旣至則固據而不退以此得禍何足惜也

又曰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木將死

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耍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

李文正公久在相位忽有狂生遮道獻詩曰才名空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文正見詩不覺泣下急使人召之已失所在矣

湯公沐曰古人入仕者有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之詠既進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豈仕宦無休勢而仕者無足心然耶昔蘇公賀六一書致仕啓曰山林之任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晚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賢愚共蔽今古一途信斯言也

或問於石濆子曰夫子豈病乎何灰面蹙額抑心結氣若存若喪邑邑而不舒也石濆子曰吾夙昔之夜闐然而就寢矣目鰥而不寐慮卻而復生展轉糾纏咎乎夫謀生之反也夫錄者揭鏝鍤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疾當此之時得休樾下則脫然而喜矣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

上叩頭蹢躅而啼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矣夫岩穴之間非直機下之休也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而人有不欲之者也今夫仕者勞神役智集木履水水火戰於中而干戈逆於外其爲吾身之疚也豈直繇作之苦與疵瘕之病而已哉乃瞿然持之而不思所以爲岩穴之休與修夜之寐也不亦惑甚矣乎

又曰善持貴者以謙善持富者以廉何以明其然也昔公儀休之相魯也有饋之魚而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景公分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夫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哉

□□曰楚澤多魚澤濱之人業漁公取十一以爲課自爲之禁獺不祭

不漁不盈尺不漁食足而課盈不漁魚日以息無盡藏焉忽歲飢民無所得食乃數罟以魚幷纖細而掇之長老戒曰不可夫漁費薄而利厚者也儲之不洩取之有節相其水草而絕其蟜鸖獺之患收其息歲可得什百焉此陶朱公之所爲致富也今若之業漁累世矣衣食于是乎資焉乃不忍旦夕之欲而盡類以殲之無乃不可乎夫播種于地蒔木于山非輕捐之也爲其長而利之也柰何反之鼠負粮而歸于穴鸖捕魚而養于巢蓄有以待無也夫陶朱不可爲矣吾願君之爲鸖鼠之蓄也不聽明年魚絕而不育民無所得食有司徵其課且急乃挈妻子而逃飢而死者什九

又曰飽而知足易未飽而知足難溫而知足易未溫而知足難富而知足易未富而知足難貴而知足易未貴而知足難蓋人能知足則無時不足矣反裘負薪帶索行歌莫非樂也不能知足則無時得足矣眉塢之藏金谷之麗猶之爲歉也

何文定公瑭曰禍莫大於多欲福莫貴于知足欲心勝則狥物狥物則

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瞀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為一家視一身猶衆人安於所遇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曠然而已彼狥物者由不知足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福莫貴於知足

劉仕義曰能得其所樂者窮亦樂也通亦樂也不能得其所樂者窮亦弗樂也通亦弗樂也知自足者窮亦足也通亦足也不知自足者窮亦弗足也通亦弗足也顏子簞瓢而晏如齊景千駟而長嘆夫人可以悟矣

又曰唐人有詩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假途躐榮守資待次沉酣於名利中而莫之止其於徜徉山林之下自有樂地殊未知也夫政務之擾孰與琴書之娛冠裳之拘孰與野服之適午門待漏寒威逼孰與睡覺東窗日已紅若急流中勇退者誠達矣哉吉

水羅念庵洪先建言忤旨由翰 有闕文

王世貞曰（有闕文）有以是見日者令慙汗無地足下所謂出也翫世返也天游故爲僕解嘲耳天游之不能翫世何敢

又波斯胡說曰波斯胡者得一蠱青質而善蕸其巨胡識之曰是寶媒也則與諸胡擕之南海上叢戟自衛構巨鼎燸油而火之三日夜不休海人出於波以珊瑚之長丈者賂焉曰請寬是胡長夷珊瑚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鮫人出於波以明珠之圍七寸者賂焉曰請寬是胡又夷明珠而戟之去也復大之三日夜龍女出於波以若月之璧若日之鞢鞨賂焉曰請寬是胡夷璧若鞢鞨而又戟之且叱之曰去吾不盡而父藏不止龍父懼走而訴上帝下震雷霆急擊巨胡死衆寶流離人間王子聞之嘆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張公時徹曰有樵者每日晨起入山負薪而出易米以食行歌道上嘻嘻然樂也一日偶拾遺金置有家室食用稍廣而薪不足以給之喋不復歌漁人業漁蕩葉舟于江得魚則以易米以其餘沽酒醉飽則躬躬而睡已而稍有贏積娶一丐婦已又生子而魚不足以給之遂不復酒

二人謀所以爲生而不得也則相與之東里之富室而問計焉富室曰子不知樵與漁乎叢茂也而斧入之澤廣也而網集之家厚也而人倚之今余之心無日不戰水火也又何術以語子哉玄澤子曰此有累無累之辨也夫以貪欲者之情也則未貴而思貴已貴而思大貴惟恐其不得也未富而思富已富而思大富亦惟恐其不得也以遠患者之情也則大貴不如小貴小貴不如不貴大富不如小富小富不如不富何則怨忌少而危禍希得失輕而憂患寡也故曰墜階者跲墜樓者隕樸樕之仆損枝高樹之仆折幹此富貴貧賤之喻也

又曰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峙相去可五六里行旅往來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雲四塞風濤洶洶舟子饑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死者二十有六人而舟子獨不死法司數加榜棰欲寘之死藩大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奈何今夫不量小大不測夷險任非分以溺人而倖免者多矣可勝誅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陳絳曰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也彌甚荀子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鰌不如盜也陳仲史鰌不是貪官職者朱子云人奉身儉約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是愛官職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可更不可以分數論也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此論最精當孔子嘗論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矣無所不至此得失物不以世間阿堵物言也華歆褚淵馮道豈妄愛人餽遺者只一愛做官何所不至耶

于慎行曰寧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而邴曼容養志自修官過六百石輒自免去人之志識一何相越如此今之爲寧而不爲邴者又何衆也

錢一本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伊孔之所不爲第有行而無止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之地使天下溺不知止徒牽引以進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之所謂亢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

既無難進易退之節者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靡爛於同流合汙之塹乞墦登壟之坑外驕人於白日內泣妻子於中庭滔滔而莫之止者政本之司有不言而喻不戒以孚存也

往行

湯公和字鼎臣濠梁人封東甌王高皇帝既進濠上爲中都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和識其意從容爲上言臣老矣不敢稱晝錦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上大悅立賜寶鈔五萬錠治第於中都

馬晉字孟昭吳郡人初官至大夫高風偉節甚有時名常作滿庭芳詞寄懷云雪點疎髯霜侵衰鬢去年猶勝今年一迴老矣堪嘆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無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而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上閒了釣魚船陳師曰覽馬大夫詞令人淒然與慨焉魏文帝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名有時而止二者必至之

常期豈詞人語也然大夫之詞自耄者觀之殊更有味彼鼎貴爛灼者以官爲家烏知此味哉逮遲暮而歸亦已晚矣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亦是此意

凌震字時東號練灣歸安人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尋又謫均有隆平侯者自荆而還薦之曰可當大任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階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

大學士胡文穆公廣擢高科陟華要歷朝三十年襟度蕭散以滿爲戒乃心每在丘園命善繪者圖其故居曰長林書屋楊公士奇賛之曰夫古云仁人君子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任矣亦未嘗忘乎其平昔丘園棲遲之適蓋其所學必在乎兼濟而所自得於內乎不以窮達而有所變易也苟一朝得乎彼忽忘乎此沉酔溺焉變易其所素此其人可與有爲者乎公平居於此久而不忘于此蓋人之情也顧今遭遇聖

明居斯民之首任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公於是時方圖盡其所當爲
者以仰答盛遇之不暇其暇乎望山林處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斯圖殆
所謂寄意者乎
韋昭字通顯宜山人習春秋中永樂辛丑鄉試登辛丑進士任翰林檢
討擢大理右寺副乞歸隱居南山躬耕自給絕跡城市府縣大夫時往
候之昭自田中簑笠跣足而歸始盥洗具衣冠出具蔬飯雞酒談笑竟
日雅有淳古之風
王大司馬竑嘗疏復京營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
正都給事中張寧三事內扼不報公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
陳師曰二十居官四十歸急流勇退世應稀投閒故里蘭紉佩戲彩高
堂錦製衣林下新開延客館水邊預拂釣魚磯是非不管人間世長弄
扁舟看鶴飛此鶴洲周次玉擬放歸詩也次玉名瑩莆田人正統十年
進士拜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擢撫州府知府不數載解官歸時年四

十閑居幾十年而卒

兵書王竑致任歸河洲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蹈清霜候早朝王翶見之曰柯君此詩蓋謂我也

廣信貴溪高中丞明以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初僉南院操江未幾即乞歸嘗自贊其畫像云爾姓高胡不高爾名明胡不明急流中勇退此其所以爲高明也歟至今多有傳誦之者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朝議遣使求獅子於西域諫而不聽又見石亨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乃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餱粮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慍公不爲意淳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曾少司寇鞏既致仕歸抵家絕跡不至城府每日清美徜徉泉石間歌詠以自適巡按藩臬議歲撥皂隸四名送公家供役公辭不受會有詔文臣致仕者五品以上進一階廉且貧者歲給半俸有司以告公奉例

進階資善大夫卒辭俸

章文懿僉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辭益力遂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鬢蚤白亦可謂老疾矣請以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嘉歎特爲具奏得從所請

黃僉憲仲昭嘗引疾乞歸或勸之留公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爲養今養已不逮吾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旣歸築堂下皐山中課耕植木講書爲文唯日不足暇則與田夫野老徜徉談笑得美蔭則共酌不惟忘其貴且忘其貧鄉黨閭以關節求者公甚拒之久則胥相信不復至矣

張公寧至汀年餘以疾乞休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之王端毅過郡城時造公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藩臬士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爲幸名震海外行李鄉

黨英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眞一代之偉人哉

張元禎江西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羣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賾奧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理學者數人各立門戶而元禎屹然中立所著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始以纂修再出遂爲時輩所忌言路抵其營求入閣齎恨沒于京邸故論者以爲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爲高云

弘治間姚江馮蘭爲董學憲副有同年嘉禾侍郎屠勳相過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詰奏事馮曰東已死於軍妻子流落子官尚未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內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贏屠遂默然

謝文肅接丁內外艱水飲蔬食倚廬袝禫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縻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閉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權逸老登眺方山鴈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孝皇登極詔起

之李長沙移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乘運救世之義始勉力入朝補國子監祭酒以師道難盡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力求解任將十年特陞公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未踰年疏凡五上每優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

邵文莊家居日久忽有傳聞起用將勸駕公與縣官侯世卿書略曰凡用人者必量而後行不行而後量一曰量才二曰量志三曰量力某也不才不能用于世固矣而人不謂然者蓋自筮仕以來在許州嘗從事勸課矣入爲戶部屬嘗從事章奏矣及出江西又嘗從事程試矣若是者皆粗疎迹也施之當時僅可逭責而已而可謂才乎且于臬于藩于漕不及而去之且獲咎焉又不必論也若今之地則非昔之比矣以昔所爲而施之於今可乎此吾所謂量才者乃概言事實而知其必然非泛爲謙遜云爾旣不才重以母老且病無人奉養於是懇乞南歸歸及半年其得危疾大驚母心病乃有甚於前者繼而濕疾叢脾釀爲中泄流爲下腫旬發月作越二年未嘗愈也母嘗少間見某病餘習行於庭

必戒童僕隨之此何心哉當是時有不言離朝言離則夕以病夕言離則朝以病病乘衰至愈將無日侍養之缺猶前日也日思茲難百念俱灰又可知矣蓋區區今日之志如此而望其有爲乎哉此吾所謂量志者猶夫才之謂也惟我痰之初起痰涎壅盛口眼喎斜左手足不舉是謂中風在醫書蓋第一證也說者謂無幾全卽全矣不戒則復復則不可藥是故虞死者數日虞廢者數月既而稍愈人曰非中風也類中風也類云者謂諸證既同所謂不戒則復者有不同之乎凡我姻友近者以言遠者以書不曰戒勞則曰戒怒戒勞者曰雖詩文亦不可作爲其損心精也詩文不可而可簿書乎戒怒者曰童僕有過不宜作嗔爲其動肝火也童僕不可而可吏民乎或謂可出出將奚若舟行則不任夫眩也輿待則不任夫頓也人猶可相量也至于迓命謝恩朝叅陵謁拜跪與伏亦將扶于人乎不可也凡此大節不至交承應接發言行事氣不隨心必多舛誤至是而後退處館曰吾疾又作也此豈養病地耶此吾所謂量力者亦猶夫才之與志之謂也是豈惟吾知之人皆知之特

不肯言耳不言可也而欲強之何居且某宦學餘三十年矣勉強而從
事少圖建立豈非平生之願哉顧以情事如此之不能自副故耳而守
夫知止之戒以終養吾親免尤戾而已
葉相字良臣江都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戶部侍郎尋以病予告久之
起刑部侍郎終三年不調或諷以賂主爵者相笑曰有納粟尚書耶尋
以年至乞休溫旨留之相乞辭益力遂予致仕旣歸築還園以老有司
兩請賓飲辭不赴
楊繼宗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
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多七歲
放臣致仕得與弘景若水游於地下足矣此皆發自實心吾居上正宜
如此
白紳閬州人爲人寡言笑好醫藥有容人之量事母黃氏敬畏小心稍
有怒色侍立終日不命之退不敢退公未仕時游學成都見黃仕貞五
喪不舉惻然出貲買地以葬之及任寧遠獄有王永隆張福皆緣人命

詿誤法不當死莫能自明遂共察情爲求生道不得甚哀憐之日給己俸各與三升後遇審錄代具寃狀遂得不死歷官八載奉檄走三邊督粮十四萬未嘗妄笞一人其部下有疾必親視之施以醫藥弘治戊午大軍西討復委督餉公乃歌曰日食一升米夜眠七尺床人生不滿百何事苦忙忙遂致仕而歸

劉瑾權傾中外見王公鏊每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媕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鏊過之不能得居常戚戚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曰求去瑾意愈啣衆慮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且聞交贄亦絕乃嘆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六月末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鏊既歸矣屏絕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于俗和而不流于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絕無吳中士大夫所好尚珍賞游觀之興一無所入惟喜文詞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

林見素性簡遠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公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閒居不忘憂國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極力奬與多成大名公在刑部立朝僅十四月暮年遭際誓竭忠以仰贊新政然尤以保終完名爲念遂乞休八疏乃允賜勅以行士夫相餞都門外道路爭嘆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大臣以禮進退無瑕隙可議者公一人耳

趙永字爾錫南京長陵衛人寄順天府學弘治壬戌進士初授編修歷官南京禮部侍郎時內閣缺輔臣永負時望大學士楊一清恐相遇不合佯以他意挑之永曰吾可以纓冕屈吾道乎具疏乞休隱居都下不出戶庭都給事中董進第御史王瑛率諫垣臺臣薦永名重玉堂化覃璧水退居于輦轂之下而踪跡愈幽充養乎經濟之才而聲猷實富吏部亦首疏起永竟不出築精舍數椽綠以筠檜橫琴抱膝若將終身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泰和人弘治壬子江西解元癸丑及第授編修

歷官吏部尚書謚文莊爲南京國子司業日以父栗齋翁年高得請奉歸留侍久之不忍去因疏乞終養而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左侍郎今上即位轉左侍郎是時栗齋翁年最高公歸養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書抵任即馳疏乞休便養詔允之既而詔改禮部尚書未行丁栗齋翁憂服闋仍以禮部起公未至復改吏部而公具疏懇辭之于是得旨致仕蓋公審時直己而不苟慕榮利乃如此

伊公伯熊字臣舉應天上元人正德丁卯鄉試戊辰進士太宰吴公鵬同考校讀公初塲二塲文奇之列高選矣公以逆瑾用事非求官時遂不終試吴公索三塲文竟無有也既而知先生名深加歎息賦詩送歸呂公柟因乾清宮火應詔陳六事不報遂引疾乞歸門人刑臺王卿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何其不憚煩也公曰予豈得已哉曠職而素食在官之酒餔不若南山蔬食之爲甘也友人崔子鍾言于衆曰仲木去就可謂以道矣

嘉靖初張文忠公璁者文徵仲之父溫州公所取士也聞徵仲來請主其家辭又上相楊文襄以召入徵仲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徵仲毅然曰先人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悖甚媿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張公謀欲遷徵仲而徵仲逾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書請留先生爲翰林重朝論韙之

陳昇字德輝始興人自少篤學重然諾愼交游嘉靖初督學魏校以行取士甚重之以貢丞長洲九廟四郊人工方始繕部郎中歐陽清督造瓴甋昇分董之所羡悉歸公帑未幾以部運至京時夏貴溪當國其私人啗以州判意有所需昇謂觀政進士譚大初曰彼悞矣公事畢吾將請老敢踰望哉比復任密先䑣舟移檄徑行至嚴州擢石埭令歐陽清遣人追之昇曰吾稱疾解官今復就任是不知止也竟不赴後上官移文原籍優以令秩以旌恬退

陸平泉以宗伯請歸諸大老送之時李公𤦺趙公錦皆在坐趙公曰觀
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曉得朝廷之上有不受爵祿之臣李公旋曰陸
老先生實有病他豈是爲家忘國之人兩公此語皆是兩篇大文字
吳司馬文華通籍三十年粹然完節未嘗有纖瑕寸纇挂人牙齒當江
陵敗公卿在位者十九波及獨公先事引去不入國門明哲見機人莫
窺其際晚年益難進易退持大臣風節其以司空再起相知者更來勸
駕長安貴人貽書相屬謂公一出則揆端可俟公俱不答虛尚書席兩
載而後得請蓋于功名之際眞澹如也在林下謝絕賓客蕭然一室左
右圖史卽邑令不得見面惟懿親數人及門下士最厚者過訪相接對
爲歡而已
陳以勤字逸甫號松谷一號青居山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武英殿大
學士加宮保謚文端公居政府日新鄭內江外相引重而中矛盾江陵
因搆其間公窺其微固有歸志然猶上疏陳愼擢用酌久任處贓吏廣
用人練民兵重農穀六事其秋遂乞骸骨上慰留甚溫疏四上始得請

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賜璽書嘉奬給驛歸遣行人護行有司給廪役陛辭之日上目送之而諸縉紳爲公祖道者車馬塡溢瞻望咨嗟以學士君與俱即兩疏東都門事未足侈談而後新鄭得罪獨乘牛車徬徨去國嘆曰南充公眞聖人也公之謝政歸在隆慶庚午迄于丙戌十七年往矣當公乞身時年僅六十聰明强健猶壯也先帝睠維舊學可任肺腑倚籍方殷功見信立朝評士論亡不鼎祝而蓍蔡之而同事者與化李公恂恂守和新鄭高公共事裕邸之日久江陵張公則公所舉士內江趙公爲鄉人四公者又交重公非有纖介瑕纇枘鑿齟齬也而公健而引疾眷而乞休無却而先遯未缺而遽止蓋公之稱曰夫酒有闌而罷有極使主人意倦而客留連或酗酒罵坐而後去孰與威儀秩秩一辭而退者乎自公去後而內江以他事與新鄭左明年與化以言去後三年新鄭以罪去最後江陵乃敗一紀之間政府若奕碁然而公巖居川遊以坐觀勝負詘信之變諸公先後淪謝而公老白首無恙優游相羊于南岷西水之間如鳳翔千仞而松柏鬱然後凋也

全公元立嘗爲南光祿卿時會歲旱言官以故事請兩都大臣當自劾公笑曰太孺人老矣吾登鍾山望白雲起東海心未嘗不搖搖懸旌也維王父愼菴公缺然恩命故忍而及今度吾車生耳不復能有張樹葉且休矣遂抗疏乞歸上意猶難公去而分宜乘間擠公得旨許致仕分宜謂公所親曰爲我訊全侍郎能悉歸田里故否公撫掌答曰乞休得休豈相阨哉先民有言懐仁撫義天下悅阿意順旨要領絕第爲我謝嚴公勉旃自愛

遒公鏜既爲掰理都御史無何隆慶改元遂乞骸骨歸田里日與二三故舊徜徉自適于文溪郎石之間意泊如也時部使交薦先後不絕而先生故同館士方用事貴重或謂先生可折簡而致蒲輪先生謝曰吾老矣終不能伺人口吻而媒進用因以四留顏其居自號留齋居士

黃公卷之致其按察副使而歸也年止四十五耳隆慶之初元大有所登進而吳尚書嶽劉尚書采嘗薦天下材臣四而公兩與焉前是太宰胡公松而後太宰楊公博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皆公同年休休臣也相

顧而稱賴公聞之曰用吾身必先吾言乃草封事數千言旨之大者策漕河開互市均職役節上供御將相遠奸佞與久任守令調停宗藩復新建伯封而先以抵楊太宰蔣大夫相與計曰上悉之且叵測卽上弗悉而當塗之謂何因沮弗上而用公意亦綏公嘆曰已矣吾固知非二子所能吏也始絕口不復言世事

張與齡字承錫太倉州人嘗爲宛平主簿與王文肅公有連文肅公適被召入內閣與君官始終不倚聲勢爲機利諸有交關君白事者君一切謝不應以故鄉里故人有怨之者歲時或斂裘嬴馬起居文肅公太夫人沃之酒至醉則脫幘置案上手摩娑禿髮唱新漁短長曲慷慨自嘆曰張翁不記持粥糜乞鄰舍虀時耶今致此至足何苦覓金錢爲客有牽其破衣而笑者君曰若何笑人享奉有幅尺若謂宛平簿不當斂裘嬴馬夫不當斂裘嬴馬寧有宛平簿也第更數月博一命榮老母吾且歸持長柄瓢作乞食神仙終不顧妻子矣

宗伯汪公鋐草疏乞休謂王文肅公曰今官味淡然何苦逐逐不止王

曰先生試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放筯乃佳耳汪爲之首肯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熊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吾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家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近溪爽然會心頓首以謝

陸公五臺陳公心穀兩太宰相繼卒于家皆以淸德著聞或問兩太宰之品孰爲愈客曰毋論其他陸太宰聖眷已衰嚴旨切責而戀位不捨陳太宰聖眷方隆溫諭懇留而引退彌堅此足以定其品矣

陸莊簡公光祖爲太宰日閣臣嘗揭薦張趙兩侍郎自代公上疏謂非先朝舊規嗣今已擬復廷推以重政本詔從之已而廷臣以會推日循先朝冢宰推閣臣例及名而巨璫田義素憾公遂借此與諸璫合謀爲蜚語交關上前公識不可留力請求去猶得乘傳歸

秦宗伯鳴雷南京禮部尚書萬曆改元公慨然以知足自命上疏乞休未報會省中復有侵公者公求去益力遂得賜允然所論公特以影響

冢宰楊公博覆疏有一時偶與時違遂成多口其以直道不合去概可知矣抵家矢口不言其故有問者漫應之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蓋不欲人知以江陵故也

王仲庵先生還政歸太湖日有嘆落花詩一首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去嘆嗟春雷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柏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投閒

前言

薛文清送友人致仕序曰壯而仕老而歸此人情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麗誇馬僕之盛強橐金珠積錦綺矜器玩美服食窮老年心志耳目之嗜好以自佚於禮法之外此衆人之歸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廬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給饘粥彈琴於桑樞甕牖之間以歌先聖賢之德音以頌太平

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酣乎里閭之間稱爲鄉先生而名永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

何孟春曰晦菴門人記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節之先生意大不樂當時門人亦有奉勸且謝賓以養病者先生曰天生人須管天下事不然楊氏爲我非某之學又有疑其人事繁者先生曰事須耐煩厭心不得他日謂門人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渠是何如若某一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渠不見客如何過日先生喜接人待物蓋天性如此今人有能如此者乎先生固善然性不可強而同非其性而強之秖成閒勞攘耳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是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無事有見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此吾小子之所當知也

又曰吾孔中丞羣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穀不足了麴蘖事史謂其沉湎如此此春家荒田歲收不過百石穀之所入特十之一耳然祭

祀賓客之費恆取給焉亦不見其有不足處陶淵明慕公田利可爲酒
求爲彭澤令欲令二頃五十畝種秫爲酒費然到官纔八十日遂自解
印綬賦歸去來兮向所謂公田秫者竟未嘗顆粒到口也吾無公田然
平生俸入得資觴酌多矣宋种放別業在終南山性嗜酒躬耕種秫以
自養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眞宗嘗遣中使攜畫工圖之開龍圖
閣召輔臣觀焉而嘆賞之五柳先生若有种別業肯復慕彭澤公田之
利乎春不得爲种之所爲隱者今者來歸歲課田產秫米之入當倍於
昔因扁所種秫處其名曰課秫亭焉吾其足了此生矣乎若夫林泉之
勝視种所居未知其如何吾聊以蝸濡而已史稱放晚節侈飾過度營
產滿豐鎬歲入益厚遂喪清節其爲沉湎必復甚於孔中丞矣吾年五
十有四卽乞骸骨而歸吾其免是夫
崔公銑曰息交遊捐文字夷名之一事歟
崔子鍾自丁丑及甲申仕于兩京不及三載餘皆山林閒逸之日作述
居曰往者崔子辭玉堂之廬退修學于家買田郡西築垣構屋樹果爲

園舍背有渠水出蜀村南山下淙然東流過予舍入于高平渠已崔子
被召修史還長泮宮又棄之歸渠南有圃一區有田可耕而灌之者數
畝且耕且蔬以養以育率鄉人子弟修孝弟忠信之行明仁義進退之
道祖述洙泗之文考訂宋賢之書稽歷代治亂之迹旁通醫卜農桑之
藝暇則招集親友命觴申好樂則闡微彰蹟綴文詠詩客有告者曰先
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
非神非仙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先生曷如之以昌其名乎崔子曰
是難言也問宋代有村如桃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旣朴而和年
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乃更狡而夭矣況乎好新而以常爲陳重異
而以怪爲奇陋紈綺而衣罽氈厭膾炙而食蜆蛤所志愈高所失愈遠
夫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之乎彼醉醲飽鮮者且有伐生之患況
于蜆蛤哉吾見其驅民于疢疾而已

又小適亭銘曰古言眞隱惟居城市終南何爲乃捷徑止定哉泰宇萬
物之樞有湛者空任彼卷舒我屋臺東閱年三紀衹事嚴慈晌煦我孫子

我屋之對載闢一圃作亭以茅背負西垣亭小如拳圃狹伊畦儒生環
者高士畏壘種花樹木春如秋清禽遺好音菊擅肬榮玄律聿臨霏霏
其虐松斯梅斯乃顯高節言念古賢仕止何心道由坦坦迴居避嶔岩
岩長公一仕而止軒冕奚華覆我淳履董生著書三年不窺司馬獨樂
非感佚遺嗟予生晚每仰遺風望嶮停撓不濡於泮弦之誦之游已息
已綷綷在我炎炎從彼

魏莊渠曰校多病杜門聊以拙自修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氤氳廖廓欣
然會心物我俱忘虛名在人間世譬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
何常之有

劉南坦曰近來一味偷閒不睡不見客不飲不見筆硯折葵觀槿或把
楊枝臨水日優游快樂耳矣公以歌咏役我耶卽有歌咏不成章不作
書歌竟隨烟雲卽時斷散安能與人間爲推敲苦辛之狀乎

王庭陳寄舒子書曰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
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爲諂承故於逢迎

節數稍爲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遊見僕狼忤要津虞禍及己莫敢張口伸眉一爲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圜牆之中日與徒隸爲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柱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愧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於瑕摘也難矣然猶苟全要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古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行林之侶假麴糵以紓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自分身累百垢長爲世棄乃稍稍脫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殆煩多之縶然亦不敢踰大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敎窮居之尙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於墮甑幾翔於鎩羽望僕以回景曜之采照而收桑榆之晚績也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夫麋鹿頓纓志在豐草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卽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豚飼之厮寵之

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唔之以纛牖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

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

不朽僕誠欲効之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才

劣左馬而欲自附於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給公

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爲太平之民雖至老死不覩兵革志願

畢矣

王公世貞旣致政報汪公道昆書曰三月二十五日報至卽以次早單

車出太平門抵棲霞候舟兩日而諸公有追餞者得以間叩達觀比丘

竺西居士二公皆大善知識也而達元爲龍象皆拳拳方便開懷且謂

曰崦嵫矣勇猛精進之已晚弟心甚是其言而姑語之曰才脫一縛又

增一縛小緩之可也

耿公楚侗曰國家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也吾修誦詩讀書師法孔孟將

以究安民之術也一旦躋膴仕或進據郡縣之上或退居閭左之間惟

悅牧民者之曲意狥我戳法庇我而於斯民之瘼若罔聞者則上負朝

廷自負所學亦甚矣

劉仕義曰身閒可以養氣心閒可以養神身心俱閒與道合眞閒之時義大矣哉韓愈詩曰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陶淵明詩曰形迹憑化往靈附常獨閒朱晦翁詩曰深原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是閒一也韓不如陶陶不如朱韓也放陶也達陶也虛朱也實近觀羅念庵詩曰影滿棠梨日正長筠簾風細紫蘭香午窗睡起無他事胎息閒中有秘方亦可謂通於閒之旨趣者

陸公平泉曰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說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賢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尚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竊爲劉勝易爲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爲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己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于愼行曰士君子出處語默自有定體不可分毫易也少室山人李渤爲憲宗所徵辭疾不至而朝政得失輒附奏陳論此非體矣以爲當仕不必辭疾以爲當隱不必論事身既隱矣言於何有渤之自處非也若乃元老世臣告歸田里朝廷有大政事遣使臨問國家有大利害上書陳言則情禮所不忍廢者不可以此例矣

又曰大臣爲人君親舊謝事家居雖每食不敢忘君而形迹之間不可不避宋理宗朝故相謝方叔以嘗侍東宮以一琴一籍爲獻賈似道疑其覬望再相卽諷諫官論之奪其官爵此事可爲世戒方叔之獻有意與否固不可知然似道專國猜忌媢疾此正舊臣避地削跡之日也而從廢置之中修起居之禮其自處亦少疎矣

張居正與友人書曰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爲嫌僕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況大臣雖在畎畝猶懷廊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

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
俾無致疾于國與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忘國家也自翁歸
政府三奉教言輙三嘆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
羨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也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王文肅公與戴愚齋掌院書曰來書念我詩我赤心一片眞是動人弟
雖愁病然亦得藉此口實一切謝絕門外舍後治方塘一區屋數楹插
以小竹籬落家君拈花朶抱瓜蔓其中此所謂菜圃非園也鄰翁見之
以爲寒儉可笑弟自謂得罷吏病客之體老兄無事更憂其擾擾成累
也但世上原自有一種癡人所貪閒茶冷飯何名高致且憂病何人不
有而時情好評論多愛憎以爲區區別有避託必欲強交而就見之入
山以來獨此最苦上有老親又不敢投跡無人之地惟有小舟一葉信
潮來往于出城數里間晨出夜入如伏鼠耳言之可嘆兄今處得尊地
亦得閒地得遠地亦得畏地凡出入多言語多文字多皆能釀以爲過
兩司或亦然幸老兄愼之毋曰野人復作吏態也

又與友書曰敎中雖頗留聽忠言之語然上聞酬接賓朋和解公事似此擾擾老兄綴不知勞怨五臓神明必不甚喜自今以往願與爲一敎不通鄉黨無聞之人庶可保守靈龜永遨上壽耳

又曰區區麋鹿之性五年前已辦此一着死不怨悔第嘗自評渾是一頂冠兒女子所貪不過閒茶冷飯而世人妄語及之此區區第一違心祈福之事鬼神陰禍必中于此知友自今肯爲我閉口卽是我積福京師故人有相問者第爲言一秋病床奄奄垂死使忌我者心冷愛我者望絕卽爲賜大矣

又與局僚二主事書曰大抵仕官覺苦則種種疵物厭事之念千緒萌起公雖身未當事眉端意氣頗已爲世所指名今迹處岩廊而情繫丘壑位非衡宇而私論世故僕已誤矣又何再誤乎海濱生計止辦魚樵一不泛交賓客二不出遠遊眺三不作詩文四不言時事如此可以免過否

又公與鄉聚所僉事書曰抑聞之魚川泳龍天飛小大雖有間然以言

乎得性均焉僕茲有專美一杯手獻二親舍傍三畝地穿地藝蔬且分爲農夫沒世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舉一孫眄笑可愛南還時嘗發三問瑯琊公一曰奈何使州縣不知有此官二曰奈何使世上不知有此人三曰奈何使盜賊不知有此家者瑯琊公無以應也足下使中幸教之身隱而文古人所戒今不肖已自託于玄牝之間足下無復問我造詣矣

又與沈蛟門相公書曰爵身遠朝市且抱宿疴外而邦君諸侯內而鄉黨親戚旣一切謝不相見矣今后台駕一臨病人一出見風聲蹤跡有目者規何有口者疑必將曰何昔疾而今日愈也又將曰瑤老與門下一般寮寀何迎新厚而待故薄也將又曰何門下遲于赴命而疾于見故人也又將曰者老子恩仇未忘而授新令尹快具所欲爲也嗟乎此世界何知而我輩可又藉之口乎記得三年前瑤老歸半年爵始微服一見于舟中然已爲當道物色登之奏章此兩人皆在林間猶自不免而老兄今日新履熱途一舉一動爲具瞻所屬弟又謝事未久若更以

餘擅自累累老兄四海雖大于何逃責矣竊料老兄未忘病人之意不過見時事難處欲稍有咨問顧爵自審身曉負國盲人指路豈有是處且眼前局面一日數更勢亦難以懸斷惟在老兄到彼隨機下着不激不阿耳

又曰我輩乞得此身來日苦短弟已盡酬宿業爲跏趺終生之計耳雖性能心好神主體強亦幸以金剛杵勉權文魔使世間可以累心事都盡之乃爲大勇耳

又與友人書曰連奉二札乃全是囮中之勸欲以不出養其出而愚意則勸亦不出囮亦不出天下信之亦不出不信亦不出蓋眼前病毋乃實境背後人情乃幻影使不肖義當出情可出天下事果可爲堂堂丈夫決不怕人疑謗而囮亦決無使天下大人不疑不謗而可名任事大臣者也今日乃造物厚我病親泣而留我且落得自屏于疑謗之地以汚我只以小兒應舉一事言之使今成行則謗者必曰嘻甚矣其身且出而不避嫌也不行則謗者又必曰嘻甚矣其欲出而先避嫌也世界

至此直是撇殺好漢我輩且保得上不愧皇天下不愧知己死不怕閻羅王耳竂長數年經營調護眞無半點欺心我輩亦當焰管天堂地獄豈可平白賴人但上怒之後只合自認罪使上怒解而從容勸之未必無益耳

又曰潛龍勿用何憂網罟更願于愼交游寡言語稍稍着一分混俗態使尋我者無端慕我者無聲則所謂沉冥中經濟其功出于閉門掃軌萬萬也

馮公琦曰組綬甫謝鉛槧常操亦是閒人忙事某若幸而得請浮海之下治湖之上高樹萬株修竹數畝可以獨遊可與客共雖復鳥獸亦可與同羣文字障緣一切謝絕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能留混沌未鑿之竅也復同樗櫟不材之用耳

又與友人書曰吾輩自處顧道理何如耳在弟當戒懼在丈當坦夷今且明農課子奉老親膝下承懽亦自快事一縣之內生齒不下十萬或科名爲仕宦者不過數人豈吾輩才德福澤偏當在萬人之上以此思

之無適非佳境矣居家惟靜惟儉惟讀古人書以自娛耳

往行

吳冢宰公琳父應澍富而行德與吳草廬魯子翬輩諸名賢友善元朝徵詔不起詔書以西山先生褒之至今稱西山先生公業儒通經術高祖平陳歲用詹同薦召爲國子博士尋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歷蹉臺著績入爲起居注吳元年命同魏觀求遺賢于四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尚書京闈鄉試上曰琳經學優命與司業宋濂典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尚書賜與褒美公既入吏部與詹同迭視事尋公以老致仕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起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家何在其人尚在否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爲原官後在吏部堂座上一旦瞑目而逝

尤安禮字文度長洲人建文三年舉人由車駕郎選貴州左參議以疾乞身歸囊橐蕭然止俸八金歸而屏跡公門惟以機杼謀生人亦罕知者有郡侯某守蘇秩滿入京適冢宰與尤同年詢尤起居郡侯不能答

既歸蘇廣訪無有止覓得一老絡絲子委巷芒鞋褻袓澹如也人或以告郡侯至則行矣孫循舉于鄉曾孫機舉進士六世孫錫類復舉進士爲貴州右參政賓衣生曰予讀紀善緣寓圃雜記祝允明野記而後知尤文度之爲古人也予邑楊文貞公未遇時與文度結交於武昌文度赴貴州文貞贈之詩已而文度還姑蘇文貞又寄之詩一則曰清風共襟期一則曰平生冰雪意猶足重吾曹此其人即相臣不能屈豈一郡侯所能致哉

魏公驥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歸朝夕田間布衣芒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叟雜處值御史官舟過公田所隸人不知爲公也幷拽公使引纜而行御史怪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壇壇公渡江從之雩乘竹兜行于道中會二司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亟也掖而出之二司見則公也惶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公而公已渡江歸矣年九十八卒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

尙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適以流落相遇遂締爲布衣交文貞旣貴公被登薦景皇帝在邸時爲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爲禮部侍郎方是時潛邸之臣無踰公者衆云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橐清貧至居無安泊之處寓棲故人家寒素如故不以身被上知少見於顏色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獨立階下未嘗先通於門人

金潤字伯玉上元人歷官南安知府政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貴乞休家居手製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而逝

章恭毅公綸家居創祀先祖及校定時祀拜謁儀節居家雜儀爲子孫規宅西構重屋以庋圖籍日坐其上觀書覽勝東構小軒瞰嶼西泉石時從賓客觴咏其中其子給事嘗再拜稱壽姻戚咸集公劇飲大醉歌吟笑呼大樂也

徐公有貞自金齒赦歸放迹湖山縱情烟霞之賞妓樂歌嘯風趣超逸輝照岩谷望之若眞仙下遊古賢復出然念念朝廷恆懷隱憂平生意

氣所寄負存物外探祕剔幽莫非奇致嘗買地包山之岨有冲昇之想焉性喜夜燈與客坐語徹曙無倦狀或孤步選勝若有遇奇流至人下視汗濁糠粃如浼及曹石敗自號天全居士日以山水爲樂遊靈岩小寺調水龍唫詞云佳麗地是吾鄉看西山更比東山好有罨畫樓臺金碧岩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眞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耀似寶鏡裏翠娥粧照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徑蹤消屧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煩惱是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嘆宦海風波幾人歸蚤得在家中老過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進餘盃更酌得到三更乘月回仙棹此天全歸田時自慰之作也

王文端退于家居一切世味安於淡薄居第隘陋曾不着意天順初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僕耕蒔擊鼓唱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鄉邑以爲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跨門坐觀諭諸子

孫曰爲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閣則天順初年該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耶以此知出處有定非人力所能爲也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温公退居于洛申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温公温公不答某亦此意

吳凱字相虞號冰蘗道人崑山人□□己亥順天鄉試初授刑部主事歷官禮部主事以終養歸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左都御史寇公深皆郎署舊僚吏部尚書曹州李公秉公法司中觀政進士也公既以一部主事老退林下而三數公者厚念之不衰莊愍遇鄉人輒奉起居曰吳兄吾師友也劉公寫詩寄意者至屢屢然公有聞立而領一不爲答由是士論益高其爲人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于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雜蒔花木爲游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磬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歌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

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園始爲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蔣公冕罷歸湘中杜門埽軌不通賓客林見素贈公致仕詩曰一柱隨流勢盡東碧天寥廓見飛鴻名於星斗歸耆德功在朝廷倚素忠國史特書唐上相鄉人初識漢三公宮舟晚泊龍關下猶記南征涕淚中歷盡艱危字縣新漢家柱石有元臣翼龍雷電擎天手刑馬山河相國身道在必行公豈計老于决去疏還陳麟袍博取魚簑月焦鹿曾論夢與眞

毛文簡以定策功錫之伯爵力辭不受甫踰六十卽懇致仕而歸其高尚之風尤人所罕見者自家居以來幾二十年壽已八十矣而視聽聰明筋力強健無異壯者常營別墅爲游息之所以尋樂名其軒倣温公眞率故事與鄉之耆碩爲忘形會若山水園林之勝觴咏壺奕之懽惟意所適怡然忘倦何其康寧也

林粹夫謝中丞事而歸也杜門謝塵囂以著述自娛聞時有頗僻意有

所觸則發樂府命小童歌之竟則陶然以怡未嘗一至公所有事于閫者率先加禮公以方巾古服接之有謀焉則以大體相告未嘗委曲狥其意

王浚川家居閉門讀書對親友不言官途事時遊東園會客葛巾野服忻忻焉臺諫交薦爲戶書再舉其書不報乃卒撫按會疏謂公一世名流有庇民之德戀主之誠宜加卹典

林見素閒居不忘憂國聞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愀然不樂遇歲旱乃率先請禱發廩蠲賑消弭寇患皆指授所司爲之或不便於民輒以直告

劉太常鈜既得告時正德改元逆瑾播弄威福凡京官養病不卽赴部者勒令致仕公本託病養親遂照例致仕甚喜董郡守閒公行誼以禮請爲鄉飲正賓公曰吾年二十有八以何行而賓于鄉董守曰年甫壯而勇于退行嘉焉催使旁午不得已一往後則削迹矣瑾誅李西涯首薦之復任累官太常卿公居西省日大學士方西樵子告南歸公往候

之見命屬吏書繳銀圖書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任否異心翁又受恩獨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楊曾帶之回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圖書得不繳及典藉呈原稿來與所誦隻字不差樵翁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且云桂見山去時若有知劉者告之故其圖書亦隨之焚歸矣嗚呼公固善記樵翁之相度一言之善不遺於此亦可見云

劉文靖忤劉瑾去國忌者媒孽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遇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寢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況嘗備位大臣者乎

憲副金公世龍吳郡人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有郡明府者以賢士夫見問劉侍御鳳劉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其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眞今時絕無而僅有者也

湯公遴江陰人以例授鴻臚寺序班日與王公貴人游爭致門下有疑

事必與君商謀沉慮確斷悉中肯綮君性愼密絕夸矜揚露多所援助未嘗言于人雖出入薦紳間能識幾遠勢武廟初闢瑾蘗灼卽拂衣歸人尤以是多之居家逾二十年罕謁公府見流俗汚衊士大夫接守令如事侯王甚醜之曰吾先抗禮公卿無少遜屈今乃欲與溷降志如輿僕耶部刺史南海林侯雅善君欲卽公署廢址爲闢舍君辭之曰齊憲藉在吾不敢私也刺史而下咸致禮敬

楊升庵與張禺山書云愼自長至前後衰病忽作近日右目皮上生一瘡半面作腫坐起食視皆礙且妨奈何奈何伏自思念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慮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檄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庶乎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則擾擾應酬又何異乎塵勞仕路哉縱使如藝文志書目天下家傳人誦盡爲我製何益於靈臺何補于眞我哉立願如此雖臨以薰

天之勢解以連環之辨不能回矣想能心諒也竊謂左右已有海內名
詩又傳誦人口徧矣亦當俯從鄙見以高頤期松喬之福程子老年不
觀書山谷發願去筆硯朱文公行年如此當先學上天後學識字可也
皆是老境受用安身立命處高明以爲何如不然則吾人所謂卿自用
卿法吾自用吾法可也目瘡不能自書口占俾代書之冀欲忘言又已
多言是窮響以聲與影競走也惟心炤之行當面叩不旣
薛君釆家居恬靜寡欲所與遊非道義不親紛華聲利之言一不出口
晚歲自謂得老聃玄默之旨因着老子以自見詞暢理明多前人所未
發又喜觀釋氏諸書謂能一死生外形骸將掇其映以求會于吾儒性
命之理蓋亦閒居無事用寄其淵微深寂之趣爾所居之西隙也者所
謂西原故有山水之勝日遊衍其中著書樂道攸然自適行已峻潔表
裏皎然一無所淄其才雖高而破去厓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
何公瑭家居廬舍不過數椽敝衣蔬食日以觀書玩道爲樂當世達人
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野諸公每屏從造廬雅談終日爲翰林

時古樸衣冠不事藻飾而文美在中志存當世既忤時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位通顯又復乞歸杜門掃跡雖官司禮餽悉卻不受其于貨利若將浼乎

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逾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迺姪補庵公名極侍郎及竹澗潘公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

梁文康罷相而歸也時乘一蜆艇遊詠于山嶺水涯之間紅顏白髮望之若神仙中人清貧僅能足歲而公恬然自得不植生產順逆得失若無預于中者

劉公南坦既斂跡嘉遯益遠世紛心慕樓居無力築作友人文內翰徵明爲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北壁下命之曰神樓楊用修爲作神樓曲賓至則陳法書名畫以爲娛叩以時事即不答公卿臺僚騰章交薦公

不知也年八十餘常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人不識也入郡城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詣不能得入輒呼爲坦上翁云

鄭少司寇世威歸自蜀藩尊貴矣環堵蕭然薪粲不繼食指故少悉屏去止留一二蒼頭習耕者躬爲督作特荷鋤灌畦陶陶如也及起田間晉貳卿稱九列大臣比還里中不異參政時日問桑麻至與保傭雜作里中不知有侍郎客有謁公者遇公田間授公刺云爲我通主人翁公諾而入頃之衣冠肅客卽向遇諸田間者也主客相視而笑公歲時不一至郡邑長吏居數歲還去多以不得見公爲恨而公亦非故爲苦節釣名其天性固爾

王比部漸逵旣成進士卽得告歸嘉靖乙酉稍徙洛城里乃曰紛華波蕩之中其不溺人寡矣自是屏絕塵事杜門卻掃足不踰閾日讀聖賢書而力行之曰學其以功名乎抑亦以口耳乎二者軌轍不同其無得于道一也隱居十有二年自謂于其中所得多矣屬朝議查在所養病官責甚嚴有司力爲勸駕比至廣而詔下凡養病三年落籍勿復敘用

時乃之泰州訪先公門人以尋久要已乃訪會稽謁陽明王公墓與其及門之徒講學于吳山久之乃返歸郡晦匿不出察使者若溪吳君爲之授館欲尊事之以風學者先生辭焉若溪乃以學行力薦先生不報時高貴大僚若之郡邑有司往往款謁輒闔門卻謝或因以致憾先生嘆曰夫逆旅饋漿列子所以返步賣藥逃名韓康以之去市然以避咎也處喧囂欲遠尤垢難哉乃賣館舍僅得百金築室于蘿嶂山下居焉居常雜傭作躬耕樹果蔬自給嘉靖甲午巡察使者戴君璟薦先生于朝曰不履公門高尚其志主事王漸逵一人而已督學田君汝成立八隅社學請先生主教事先生力辭之至再三乃已嘉靖乙未臺省董進第等論薦天下人材凡三十餘人上俞其可者十餘人先生與焉固不欲出門人童默輩力請曰夫學非徒自善也時清道泰尚未可以出乎丙申赴京復刑部主事時執政者欲處以銓部有嗛先生者間之而止

王穀祥字祿之常州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文選員外郎既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帝疑政府私樹桃李詔悉罷之乃授工部屯田司主

事少宰徐文敏公乙酉座主也薦調考功尋署文選員外遇正郎缺明月不拜謂君明慎銓藻咸當其人力足攝也時大宰爲婺源汪公鋐專伺政府賢不肖一切倒置選法幾壞君每與忤時中傷君君稍覺乃以母老不便北土乞歸侍養而忘其有兄不得輒引是例命不予告仍勅按院覈之遂出貶眞定尉竟不拜時嘉子汴王子慎中任子瀚唐子順之並以才居吏部不利爲伍君行而諸子亦相繼謝去鄱陽入朝見嫉之言固不驗耶後周恭肅公故吏部少宰也再召入京謂汪曰公不足王子者奚故汪曰本部左遷非止一人彼獨薄尉者非矯也耶周笑曰公謬矣員外初以母不便于北土眞定去京師纔數百里獨能安耶旣以母老乞歸今可捨之而身自之官耶江浙間寧無散郡可迎養者乎公領之意終不釋而君亦矢心不復仕矣亡何大安人背養居喪敦禮杜門邠歸委懐圖史寄意紛華旣無塵網嬰之亦無山水之好有田在東郭外課農自給與田父野老談笑移日不知爲吏部郎也胡安人亦時往饁之君曰昔介子與母偕隱龐公將婦以進向恨失之緜上今幸

得之鹿門矣撫按諸司交相推薦疏累上未報厥後太宰爲歐寧李公默己丑房考也素重君遜御史特疏舉君又移書所司爲趣駕終不赴君既不出而李公竟坐讒死世益賢視君矣今上嗣位簡用先帝舊臣君業已補尉大名至是超拜南京文選主事地近而易遷僉謂由此可立致崇顯君稱疾堅不就衆爲惜之而陞君由南儀曹起僅遷尚寶君始有先見也郡守守年蔡公甫下車首書清德表其里枉駕造其廬坐床第問相勞苦君以不能語咄咄書空稽首作謝狀里中嗟歎謂賢哉蔡侯也

潘公恩字子仁號湛川更號笠江上海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左都御史謚恭定公既老致其政歸而諸弟温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皆自引而從公年皆七十以上因築四老堂以自娛每衣冠出游三子皆侍金紫絡繹于道歡讌彌日士大夫爭欣豔之謂洛中耆英社不及也

董公份字用均號潯陽烏程人嘉靖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歷官禮部尚書嘗入直西苑上意頗嚮用忌者或陰間之會以蜚語聞遂奪公職公

微服就道無幾微色愠然公業以富厚聞婪忮者時復怨誹而虎冠之
吏方持大家短長奸民緣間起數見凌奪公不勝忿外益務斂避而內
自傷遂病病已復若怔忡侵尋踰歲乃卒卒時呼客部君吾死毋書吾
故官以白布三尺題曰耐辱主人足矣尋作偈百餘言皆涅槃旨人以
爲仙遊云公爲人闊達雋爽不事拘曲應務有機略盤錯當前砉然而
解其治家嚴而有法常稱引萬石居家以教子孫子孫雖貴環侍拱立
不命之去不敢去家居儼若朝堂然與人無尊卑小大言笑款洽人各
厭其意性好客客至張具羅珍錯盛管絃劇飲盡歡而罷所居當孔道
冠蓋絡繹其門造請送逆常恐不徧然未嘗干人以私即門生故舊所
與言惟地方利害或稱揚善事調護人過失而已生平交知尺牘之問
不絕口占手汾娓娓千百言不止即率意酬答至老而猶然其強力如
此
李開芳字仲華號中麓章丘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太常少卿嘗爲吏部
爲太宰汪公鋐所器重故任吏部者率矜厓岸高自標致扃門謝賓客

雖親故人不相接以示尊公顧數與諸友游以詩歌相賡和暇則浮白對奕談笑竟日而無廢事卒之人莫敢干以私而稱吏部能謝絕請謁亦卒無踰公者公旣負才氣居銓衡要路素伉直不善事權貴人而諸僥倖見仰者又日媒孼之時柄臣銜公不附己遣卒廉公陰事久之無所得終不釋公至是蓋已還太常矣會九廟災公例上疏自陳竟中以他事令公歸歸時年才四十耳公自罷歸稍益充拓舊學與荊州唐公念菴羅公約爲天台鴈蕩之遊値喪其內子不果行旣而嘆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吾直巖居而川觀耳乃闢亭館招致四方賓客時時以其抑鬱不平之狀發之于詩尤好爲金元樂府不經思索頃刻千餘言酒酣與諸賓客倚歌相和怡然樂也以是公之長篇短調徧海內而名亦隨之人或以靡曼謂公者不顧也嗚呼古賢智之士抱琬琰而就煨塵者或旁山而吟或披髮而嘯或鹿裘帶索而歌要之其中皆有所負而未庸故緣此以自洩而世以恆度測之失之遠矣

吳令期旣以謫歸肅皇帝晏駕衰服宿崇文書院三日隨有司行禮歸

倚廬于中門外者二十七日其忠愛如此
徐文貞公階既罷相歸雖已得老然望益重刺史干旄造戶請質門生故吏踰越山海執贄問益公不忍距其意人人爲叩兩端則皆大喜以虛往實歸而問及天下事老臣惓惓憂國亹亹不休見者以爲志千里也新鄭公復暴從田間起兼握銓柄內銜公而更疑之傾危之徒遂以公爲贅謡譖翁訾頃刻萬狀於是召齊康復張齊而爪牙吏橫出爲郡邑守令至號召奸黠創獄以擬公之子太常君兄弟幾不免公第曰兒子坐得富貴固當且夫禍福者猶循環然而可預擇也事稍白亡何新鄭敗益大白公且衣冠望闕拜曰天子聖明念老臣無罪何以報塞大恩益寛然亡所競人或問公前事者公笑曰老而好忘忘之久矣
萬公士和既致仕歸鑿環屏居絕意世事然聞朝廷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至聞政事闕失宵人用事當食未嘗不廢箸也得忠諫疏必焚香盥手讀之公家居而里中豪緣間稍侵辱之時王文肅公亦新避仇居海上公遺之書謂世俗侮老欺失意自常態吾徒不得以此自悔信

心而行文肅公曰此靈丹半七眞小子續命膏也

沈封君塾其子少司空公節甫以狷介聞每官歸一概謝鄉人請謁公則曰是何必爾鄉黨有大利害有大枉抑亦何可自同寒蟬且汝不畏屋漏而畏人耶

王公問既退居湖上迄三十年足跡不履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之不起海內士大夫過必造門求識王仲山先生先生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客嘗書數語于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以聽之求我以詩書者吾量己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而絕之

陳公柏字憲卿沔陽人既以憲副罷歸而仲子文燭登進士乃建閣于宅西歲時讀書其中謝絕諸賓客獨傅司徒希摯得徑入爲花月之飲甚歡隆慶戊辰仲子以廷尉評考績詔復公官致仕公益得恣情山水嘯咏竹石間即監司郡大夫非事造謁不見萬曆改元以恩詔進一階

其年三月三日公大治具延里中長老由七十至百歲者幾百人爲高年會四座皆龐眉皓首觀者無不歆艷

江公潮旣致仕歸眞人邵元節新被寵以禮部尚書乘傳詣龍虎山爲先帝祝釐所過無不望塵希恩者然獨知公負重名先使人致幣將招公公恐其汚己也使人報其幣謝不與見已劉給事君賢疏薦公有風節可當大任公聞之愀然嘆曰吾罪㽞也奈何岩穴不深而猶以姓名辱世人耶自是益遠引不入城府

陸文定公恆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迓積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施德戚里情意周至御子姪族屬和而能訓卽有過失莊顏對之能改卽驩家居于當事諸司不通書問惟遇歲侵民飢必首唱鄉紳請捐賑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多所匡扶奬借寒畯后生不啻口出郡守李公以廉平得民而坐爲郎被察去郡民閧門乞留監司曰爲倡亂輒捕以兵公以大義折之監司愧其言乃解兵去郡以輯寧部使長吏干旄過謁時以幅巾出見去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

罷安能僕僕趨公府乎對賓客子弟談說忠孝名理朝家典故及微時耕耘事娓娓不休踰九十后漸寡酬答惟斂容調息神觀澄穆殆天游也公之自南雍歸也嘗構適園不二畝最小而潔距所居里許至是稍復葺之而東則朱司成園又東則范太僕園朱園宏傑范園蒨蔚幽麗水石皆大有奇然登公樓者是二園之勝可攬有焉公自著有記九首傳于世宋人謂司馬公獨樂園最卑小而世欣慕之過于他園公此園蓋與埒也

劉峩字卿伯淮安人以舉人三仕爲知州罷歸於親友自處第外少所過從惟郡邑守令一報謁而已劉君某者名合也數有效於君不得舉鄉飲以大賓請亦不得悵然曰豈其俗吏我乎顧心敬之而郡守周君某素重君強而後一見嘆曰劉大夫賢者不易測也又有袁守株者君嘗識之而家又鄰高郵以高郵人吏故修刺謁君君以他往辭人或謂是不嘗與守面耶公曰見袁公可見守則不可吾懼以他守生厚薄也袁公頗亦以望君君不爲動

曾公烶字日宣麻城人以進士歷官左參議旣罷歸漢陽一司理來署邑篆榜薦紳交際禮於門外屛公嘆曰以吾非從大夫後哉謝病不復通而司理滿三月當代客或有贊公又以餞者公曰司理日約束我曹而詼之可乎且三月政成胡易也司理聞而銜公構於上官熟察公居鄉狀不得而止

王之垣字爾武新城人壬戌進士歷官民部左侍郎嘗撫楚歸頗自嫌兵仗翁艷曰不可以見我先公一日盡投之火

陸貞山粲著李給事濂傳曰班固書稱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游衍自適雖宰相欲延致之東閣弗屑也李公自盛明之朝數上書顯譏貴勢亦矯矯壯激矣其謫也非上意令異時復起必且駸致大官乃泯迹里閭優游終老遭有力者相援而抗弗變方諸槐里令屈強衰世雖所遇不同然風操則髣髴似之抑吾聞馬文淵有言凡人旣貴當使可復賤今之仕者一日去其官卽愁阻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斯所謂不可復賤者耶若李公食貧不悔可以爲難矣貞山

疏論蘿峰落職家居久之以薦起補永新縣令入覲即乞致仕旣貴而可復賤貞山身有之焉

殷文莊公旣退居里閉關却掃不談世故家無長產又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數頃第舍一區僅蔽燥溼僮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燕坐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以從公卽故湖南書院與立朝會部使者慕之下札所司爲諸生供具一時濟濟彬彬盛文雅有漢諸儒風而公暇時又召諸同游故老罷吏家居者月旦會飲或游山水之間亦頗聲爲東詩被之經誦以宣太平之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稱曰嗟夫造物不假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上恩遇位至公孤於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游隴畝享無爲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於人間世矣

黃憲副公卷初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參已晉憲副卽解綬歸歸之年方四十又五耳公歸蓋卽眞明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

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飯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子欲舁送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即德厚矣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質朴而逸興甚豪惟攖情山水間城中山嶠翛然躃不游至或乘轍輿或策蹇驢或曳杖躡蹻翛然咏嘯飄飄若仙焉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歡呼相指曰黃公來也蓋識其輿轍陋云公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橫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即新婦上客率以爲常時耿公定向嘗與周進士弘禴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埸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共饌出歲貽狼籍不爲意也公間起入室耿周二公從之闚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已耿退謂周曰吾與子今幸游羲皇世矣相與嗟歎不置公性故潔廉嘗登第而猶子之壻馮累貲巨萬馮有所饋固請乃受一羔裘服之至老不更易兩居喪屏跡田里于公府

無所干請及以按察副使致其任歸歸而孑孑單車埀橐乃脫身尋故田廬課僮僕種蒔自給一室僅被風雨而性好游佳山水筍輿轍以草縢束之鄉人見轍輿而束草爭出指詑曰此吾黃公也而公不時具輿則策蹇不時具則杖而步遇折會心處連日夕不歸或要公者以惡草具進甘之若太牢即盛水陸窮珍異徵聲選色以薦推去弗御也監司下敎守守下敎令一布幣贄羔鴈公一埀顧而公有城市戒不可或屏于旄以輕騎從公田間匏壺載酒竿葉載肉淸言竟日則無倦色

劉公東昇字子明沁水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通籍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屩以居食常脫粟家人化之居室不產而施嘗大飢糴粟以振屣履田間時從野老游于盂羹豆飯皆爲盡歡足跡希至公府有寃無告則爲白之一日憩于道周有輓輅而覆者號伯助予臂而出諸淖路人驚曰何物販夫至天卿夾轂起官河漕日方憩於門二騎士奉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驚伏請罪公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爾公其樸不自貴如此

陸莊簡公光祖嘗起爲工部侍郎遷南京工部尚書爲御史某入忌者言劾公公出京阻凍潞河因赴友人劉遼總督張公之約往閱邊牆爲御史某所論疏下吏部部覆公與張佳胤居嘗以功業相期許頃因阻凍北過密雲與張某縱觀長城蓋留心邊計耳非倘佯山水者宜留用以盡其才公復自疏求去而語甚切至奉旨促上任公竟還里舍堅臥求退乃得請

朱少司寇鴻謨爲南御史時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于廷公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李夫人數使女奴輩晉食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死矣夫人不能難公草疏申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諍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敗而犯惟公有焉江陵欲違公而中解以嚴旨勒公歸公得旨策蹇馭出石城門留都人相指而嘆曰小民無福眞御史去矣歸家尋所謂朱家莊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泮水樂飢讀天下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之世願爲聖人之氓泮水康莊即公隱地名日與馮孝廉

子咸講晰天人繹經史諸使者干旄至公門而返終不得一望顏色云
袁參知汝化歔歷中外所至以廉靜稱年未及老由浙藩告歸閉門卻
掃足跡不入公府家頗有敬通之阨獨居一荒圃齋中惟古書數百卷
晨夕躭覽日有常課丹鉛未嘗去手時與二三友人引滿浮白談謔間
作玉山將頹使人心醉
張都諫伯任立廟謇諤恥事詭隨以疏立儲忤旨罷歸幅巾野服無異
寒儒一室蕭然凝塵滿席澹如也矯節抗世視不義若將浼焉信可謂
蟬蛻濁涘之中皭然泥而不滓者矣生平負經濟大略未究其用識者
惜之